



史記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正義曰

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

繩或曰

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

以為王使

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

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

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



正義曰括地志云泰山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周禮曰兗州鎮曰岱宗

又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嶽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

宋本無一字
又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故物周禮曰豫州鎮曰華山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四十里周禮亦稱鎮曰恒山嵩山亦名浮太室亦名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三十里索隱曰獨不言

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索隱曰如高祭國語二龍祭于夏庭是也

本於修德
是祀典正語

又曰謂武丁射天後獵于河渭而震死也

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按此言巡狩以附會封禪之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始五玉三帛二牲一歺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

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歿伊陟贊巫咸巫咸之典自此始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典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典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徐廣曰一作鷄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按此言禳詳以後五世附會符瑞之始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

草昭曰水外四周負如
辟雍 崇禮王制天子
曰辟雍註辟明也雍
和也使天下之人皆明達
和諧也

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
之

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
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江
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
度半於天
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
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
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
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
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
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
一作吠周東徙維維秦襄公攻戎救

周始列為諸侯

正義曰秦襄公周
平王元年封也

秦襄公既侯居西

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按此作壇其
時之始

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

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
黑鬣曰駟也羝牡羊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

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

李奇曰鄜音
孚山阪曰衍

○索隱曰鄜地名後為縣屬馮翊
衍者鄭眾註周禮云下平日衍

文公問史敦敦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

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

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奧故

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

正義曰漢隴西郡西縣也
今在秦州上封縣西南九
十里也

索隱曰地理志云汧水出汧
縣西北渭南蓋云文公
徙鄜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鄜縣故城在岐州郿縣
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
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
為衍也

事在有無
辭亦疑似

李奇曰於旁有吳陽也

索隱曰云語辭也

正義曰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也

索隱曰列異傳云陳倉倉得異物以獻之道過三童子云此名為雉在地下食死人腦謂乃云彼童子名陳寶雞者王得雉者謂八童子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其獲其雉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陳倉祠中所以俗謂之寶雞人祠即由也蓋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雉之神故時與寶雞人神合也

又麻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晉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代水生火也冬水代金生水也至秋則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益謬悠其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在曹州考城縣東南里五十步即內桓公所會處也

又曰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也

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插紳者不道李奇曰插紳也

帶索隱曰姚氏云摺當作縉鄭眾註周禮云摺讀曰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史記亦多作薦也作廊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

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繞山

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南來也至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如

日野雞雉也呂后名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璣曰陳

故曰野雞璣曰殷聲也寶夫入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

殷殷雷鳥雉為雉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

倉縣寶而祠作廊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

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神自此興用三

百牢於廊時索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作伏祠索

曰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書日不干磔狗邑四

求也東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書日是也磔狗邑四

門以禦蠱菑索隱曰案樂彥云左傳血蠱為蠱梟磔

磔禳也厲鬼亦為蠱將出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

秦宣公作蜜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

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

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索隱曰今管子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

王本作畫

正義曰韓書外傳云孔子升
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
者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
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
以下十家其六十家無紀錄
也

律麻志黃帝與炎帝戰
于阪泉豈黃帝與神農
身戰于皇甫謚云炎帝傳
位八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會稽山
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
東南十二里也

此受命二
字即王命
論也

齊語即春秋外傳國語之
書也辟音僻賈遠云險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陵故城
在豫州郟城縣東十五里

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

者在伏羲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

前見莊子○正義曰括地志云云

山在兗州博○正義曰括地志云云

城縣西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云

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黃

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

云帝侂封泰山禪云云○正義曰括地志

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湯封

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為會計亦曰苗山也應劭曰山名在

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博縣晉灼曰在

鉅平鉅平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按此所謂睹符瑞桓公曰

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過孤竹

城在平州蓋今鮮卑是也

盧龍縣南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

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

所謂辟耳○索隱曰卑耳山名在河東大陽卑讀如

字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順陽益陽二縣

也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峰如熊耳狀因以為兵車

名齊桓公太史公竝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兵車

之會三索隱曰按左傳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

也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索左氏謂莊十四年會于

僖五年會首止八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

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云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

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

應劭云光武改高邑為部姚氏云部縣屬常山

禾。應劭曰部上山也。部音雁。蘇林曰部上北里。所以皆地名。○索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所以

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

身簿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乃西海致比翼之鳥。

得行。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阪魚。西海致比翼之鳥。

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鵜鵜。○索隱曰

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

飛名。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

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

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

索隱曰三置晉君謂惠公懷公文也

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神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艾蕭謹

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

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

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

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

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唐順之曰此所

至至矣。而德不洽。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

洽矣。而日不暇給。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

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

一名依物恠。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

弘。皇覽曰弘豕在周人之言。方恠者。自萇弘。按此段

洛陽東北山上。周人之言。方恠者。自萇弘。按此段

卷二十八 封禪書

之始為武帝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

帝徐廣曰凡距作蜜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

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後四十八年周

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

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說見周紀櫟陽雨金秦獻公

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

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畦畦各一土封其後

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

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周之九鼎入

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曰應

社主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

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

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

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

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

冬十月為年首按此為改正朔張本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

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

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縣之嶧山騶縣於是徵

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謂

從征記嶧山北巖有秦始皇所勒之名

博案本

大宋本

索隱曰儋音丁甘反孟

康云即老子也幸昭案

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

年非老明也

又曰天顏麻評諸家而云

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

侯是乃為別至昭王五十

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

五百六年是為合此言

五百年舉全數也

又曰昭王滅周之後至始

孟康云謂周封秦為別秦

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

皇高王故云霸王出者也

王我曰王子放及秦周俱黃

帝之後至王子未別封是合

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未年周

封非子為附庸已之秦是離

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

-5 5 35 125" data-label="Text">

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

王致伯于秦孝公是霸王也

孝公惠王稱王者出焉然五

百歲者非子生秦後已下千

八君至孝公三年合四百八十年

兼非子邑秦之後七年則成

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

德定本

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

秋皆云有火自天子王屋

流為赤鳥五至以數俱未

高少

正義曰張晏云水北方黑水

-5 135 15 940" data-label="Text">

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

又曰山上皆有

土山下有時

部瑤曰宋

有大丘社

以社名此

地也

章昭曰黃帝

土色螾亦地

物故以為瑞

索隱曰此

史所記出呂

氏春秋螾音

蘇林曰溢流

出也

也

也

也

也

索隱曰周禮祭祀供茅
菹說文云菹茅藉也

頌也譏也
皆書生之
無識者

歸太僕評點八
神句法与此不同
其定本云一曰天
主二曰地主三曰
兵主四曰陰主五
曰陽主六曰月主
七曰日主八曰
四時主主字應
屬上讀為是又
見卷尾考語

蒲藁車埽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菹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
曰祖稽讀曰憂言其易遵也晉灼曰菹藉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
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
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
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
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
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
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
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
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

蘇林曰當天
中齊

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
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案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
腹臍也小顏曰下下謂最下也○二曰地主祠泰山
楊慎曰南郊山下當作南郊下下
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
時徐廣曰一云之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索隱
曰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冢在
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也
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
氏曰地理志云東萊曲成有
三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
五曰陽主祠之罘正義
地志云之罘山在
萊州文登縣西北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
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
東萊○索隱曰

索隱曰此之
云與漢書如
祀志文同也
徐廣曰屬東
平郡

西北九十里
萊山韋昭曰
在東萊長
廣縣
不夜斗入海
不夜古縣名

怪甚

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日四時主齊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坐祝

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

而宋毋忌正伯僑克尚美門子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

隱曰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

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

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

昔有王喬鍵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

喬也充尚無所見美門高者秦最後皆燕人索隱曰

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皆燕人索隱曰

言甚後也小顏云自宋為方仙道形解銷化尸解也

母忌至最後凡五人

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依於鬼神之事

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

日主運是鄒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

不能通然則惟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與不可勝數

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上瀛洲此三神

山者其傳在渤海中瓚云世人去人不遠患且至則

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

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世主莫不甘心焉按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

極意裝點皆寓譏武帝且明其不

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案是山形如臺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也

又曰威宣威王皆王也韋昭曰騶子名衍如淳曰全其書有五德始於五行秦謂周為火德滅水德故曰謂之水德

服虔說者四人是也

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

服虔曰傳者附或曰其書傳云爾

索隱曰謂心甘也

即前語

詳次怪迂而終以始
皇崩深著
迷謬

索隱曰顏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

此義曰世本云夏禹都陽城在河南陽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也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文武都鄆鄆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

從前恍惚
於水雲之
際片言整
斐矣

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然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日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

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楊慎曰此以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漢武事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

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修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即嶠山杜預云嶠在弘農澠池縣西南名山五大川

是

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邯鄲北三十里

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其有無不可共應而用事者此當有兩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

又曰即今之三都山是也音豪

正義曰薄音白落反表音色
眉反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表山
一名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名
一名條山在陝州西縣城北五
里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
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
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

岐宋本

索隱曰徐說非也按括地
志沂有垂山無岳山也

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本
漢臨晉縣也收大荔秦獲
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
同州朝邑縣南三里出海
經云水東人面垂兩龍也
太公金匱云馮翊也

索隱曰秋音千小反又音
子由反即龍之所處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那秋
祠在涼州平高縣東南三
十里秋谷水源出涼州安定
縣又云江濱祠在益州
城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
江水祠蜀漢舊儀云
祭西濱用三牲主沉有車
馬紺蓋

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在長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

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秋涸凍索隱曰案字林涸竭也音下各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川七

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古文以為敦物也註云華嶽本

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

今脚踏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流

於二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索隱曰應劭云襄山在

傳云自河首襄山酈元水經云薄山統目與襄山不

殊在今芮城止與中條山相連是薄襄一山名也

岳山岐山徐廣曰在沂也○按吳即岍山書傳鴻冢瀆山瀆

山蜀之汶山也索隱曰黃帝臣太鴻葬雍鴻冢蓋因

嶧山在西郭璞註云山在汶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

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也

臨晉馮翊縣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正義曰魚龍

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應

劭云馮夷沔祠漢中索隱曰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

乃水也

祠之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

木音將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岍山岍山

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
奇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云蜀守李
水於彭門關立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
江神祠三所

關山圖云巨
靈胡者備巨
神天之道能
造山川出江
河也

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案謂四山為大陳寶

節來祠服虔曰陳寶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

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灞產正義曰地

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在雍州

也長水灃澇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

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以為名水經云長水校尉

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

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

何者○按汧水見夏紀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二川

午嶺東二川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廼縣

合因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鳴澤在幽州

范陽蒲山岳嶧先許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

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舊

池陽谷口夾道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

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十

四臣索隱曰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百有

餘廟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西亦有數十

祠索隱曰西即隴西之西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

湖縣屬於下邳有天神灃澇有昭明索隱曰案樂彥

星散為天子辟池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

昭明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

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

之地故文王都鄠武王都瀉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

灃水本一本

十三州記灃水出鄂縣南也括地志云灃水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灃谷

章昭曰無諸加言無車駟之屬

王本作道正義曰按道縣在易州漆水縣北里故道城是也澤在道南

述本

雍地名

故音賢皆不

有周天子祠二所在

索隱曰案謂社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

聖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而死故祠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廊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赤白最尊貴之也

又說光景

節毛本

宋本注上有駟案二字駟為駟之誤

拜案本

耳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曰社是縣案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

湯社臣瓚以亳為成湯之邑云在濟陰非也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

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其盡其性不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

故壽天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

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

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案四時據秦舊而

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廊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

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

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

陳寶即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

龍樂車一駟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樂車謂車有鈴乃有

和樂之節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故取名也

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

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之也三年一郊秦以

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通猶齋戒也

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非潔臯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如淳曰權

舉也○索隱曰權一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音權周禮有司權

如經祠云服虔曰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

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

索隱曰謂其鬼雖小而有神聖者也

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

漢祀五時於雍壘壘火

輟宋本
正義曰謂有灾祥輟會祝
官祠祭移其咎惡於眾
官及百姓也

徇宋本

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
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
苗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
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
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或曰粉榆鄉
各高祖里社○楊慎曰以高祖北武王則有
天下而德未洽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
日不暇給者也
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
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
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
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

誠禮未定
故不親往

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
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
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
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
祀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
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
安置祠祝安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
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晉巫祠
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

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
藏易也周禮以燠燎祠司命鄭眾云司命文昌四星
也○正義曰先炊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古炊母之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求之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人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神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一中天二美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歲天八治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九成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匹婦強死者魂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張晏曰龍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張晏曰龍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又曰龍星左角為天田右
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
人種百穀為稷
又曰廟記靈星祠在長
安城東十里

正義曰顏師古曰祭有牲牢
故言血食徧於天下

又曰三山初天子祝官不領
遂廢其祀今諸侯奉祠今
今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
秦故儀

又曰河湫黃河及湫泉
又曰言二水祭時各加
玉璧二枚

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
之符應也

正義曰按成紀云秦州縣
也

物
序七藉口
明主易听
不此四字

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
如故正義曰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
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
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
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
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按駕被謂駕車被馬之飾西時畦時
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
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
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
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

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

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

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

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

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

下詔曰異服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

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

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

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

正義曰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而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如高曰二水之會正義曰渭陽五帝廟在二水之合北岸

光景語凡光景影響不可以祀借哉博士諸生不加詳覈使行可據以息方士之言

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絕焉

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

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

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

曰一營宇之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

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其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為

池而種蒲也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

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

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按一

本作刻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案

如淳曰亭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

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

為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

曰直值也值其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

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

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

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

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

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

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

索隱曰魯灼云淮南云魯陽魚鑿構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為却三舍豈其然乎

王本作蘭

周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

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

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

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

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索隱曰搢挺也言挺

芻於紳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卿儒術招賢

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

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

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

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

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

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

一遍皇帝自行也楊慎曰武帝封禪事神是時上等事蓋睹符瑞見而臻泰山肅祗而過者也

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徐廣曰蹠音帝神君者長陵女

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索隱曰今姊

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

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氣神方皆
光景也

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索隱

曰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成爲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索隱曰案表深澤侯

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主方如淳曰匿其年主方藥

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如淳曰物鬼物也贊曰物藥物

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間其能使物及不

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

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

可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坐田蚡也

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

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

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

索隱曰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

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

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

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

見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

生安期主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

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臣宋本瓜

以下宜有
諱文而詳
言之又極
狀之孔子
於定哀之
際微其辭
者豈然歟

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
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九之李少君病歿天子
以為化去不然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
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恠迂之方士
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紀作薄誘忌奏祠太一方曰

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微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

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鬼寶之所理也漢書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月為壇開八通之

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陞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

通廣三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

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

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

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

子常以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以解殃求福也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

冥羊服虔曰用羊祠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太一

澤徐廣曰澤一作臯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太一天神也澤山本紀作嶧山澤山君

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用太牢故云用牛蓋是異代之法也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

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

卷二十八 封禪書

索隱曰是時既用越亞
勇之言疑即此神今案
其祀用乾魚蓋不享牲
字或如顧說也

令神仙帝
食梟更天
下逆惡

徐廣曰鍾音
才志及鍾黃
二縣皆在東萊

石氏云天一
一名星在紫
宮門外立球
事天皇大帝

索隱曰此則
人上書言古
天子祭太一

鹿宋本

前所云阿
諛苟合之
徒自此興

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以薦璧得以

黃金一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樂彥云謂龍馬龜也其明年

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按武紀若庶然漢書詔獲駁庶此若麟然正明其非麟也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以角獸蓋麟云

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

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

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

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

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

上。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一百歲色比童子上有所幸王夫人

徐廣曰外戚傳

曰趙之正夫人幸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

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

未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賞賜甚多以容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

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

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

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巳將又作甘泉宮

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

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書言甚恠天子識其

詳宋本

已卷二十八 封禪書

徐廣曰武帝
立已十九年

又曰元昌四
年時

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

文成誅月餘使者籍貨適逢於漕亭遂言隱之其後

則又作栢梁銅柱徐廣曰元承露仙人掌之屬矣索隱

日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火七圍以銅為之有

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文成灰明年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索隱曰三巫醫無

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索隱曰顏師古云游水姓言

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按此又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疆

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

酒壽宮神君瓚曰奉神之宮也○壽宮神君最貴者

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

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按肅然形容最得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

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按武紀作所欲者言行下又謂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

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

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其所語云策書之法也

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

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

二數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元曰建二元以長

卷二十八 封禪書

宋本無酒字 弗毛本作非

章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今屬弘農恐非鼎湖之處也

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

索隱曰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土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

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太史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鬯栗

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

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

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

駟按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坳長四

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如寬舒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也

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

徐廣曰元鼎四年

侵毛本

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

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

郡縣浸尋於泰山矣

索隱曰浸尋即浸淫也

其春樂成侯

徐廣曰姓

丁名義○索隱曰

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

服處曰王

家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

成侯姊為康王后

索隱曰康王名寄

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

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

索隱曰三蒼云中得也

相危

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

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

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

徐廣曰元狩三年

索隱曰上語樂大夫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所愛惜乎謂不恪金寶祿位也

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灰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子誠能修其方，我何受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

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索隱曰：謂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五利也

荒謬傳會 秘傳摹焉

觸擊。索隱曰：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鐵，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師古曰：臯隄，繇按隄，繇築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

徐廣曰：元昌四年也

方士恠迂
帝更恠迂

齋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

索隱曰地理志天東萊有當利縣

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

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

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

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

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

及天道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

印為六印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

虞服曰滿手曰搯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

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雕后土營旁

按汾陰故魏地故曰魏雕

見地如鈞狀搯

索隱曰搯也音步溝反

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

文縷無款識

韋昭曰款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

惟之言吏吏告河東

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

禮祠迎出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

自中山山西○索隱曰此山在 曠

曠武紀作晏温如淳曰三輔謂

馮翊谷口縣西近九變山 日出濟清為晏晏而温也○楊慎曰濟霽同九日有

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

或者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鼎也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

鼎

鷓亨 宋本

潤 宋本

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

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
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

亨。鷓徐廣曰鷓亨煮也音殤皆常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

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圓奄

上謂不吳不鷓，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何承天云當為吳

音從霸反說又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

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路弓

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

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

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

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

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秉辛

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

宛胸，問於鬼臾區。索隱曰黃帝佐也藝文志作鬼容區鬼臾區對曰：黃

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

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按紀作朔得為長朔

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

史記 卷二十八 封禪書

武帝甘心
正在此

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詭，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已歿。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十國。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按：謂封守之中，神靈當祭告者，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

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

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

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

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

號大鴻，歿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

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

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處云：寒門，黃帝所僊之處。小顏云：谷口，中山之谷。曰：漢時爲縣，今呼爲冶

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說文云：胡，牛垂頷也。釋名云：胡在

咽下，垂者則所謂龍胡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

採宋本

宋本作湖

弄武帝如偶然

人主此一念末方士之根也

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醕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其俎豆酒醴而進之。其下

四方地為醊食。

正義曰：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

羣臣從者

及北斗云。

按羣臣武紀作羣臣是。

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

鹿居其中。巍在鹿中。水而泊之。

徐廣曰：泊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泊。音董。

○正義曰：以大羹和祭物燎之。鹿內牛中。巍內鹿中。水玄酒也。

祭日以牛。祭月以羊。

巍特。

索隱曰：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太用牝也。小顏云：牛羊若巍止。一牲故云特也。

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

夕月。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瓚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一月

便用。郊日不。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

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

以白鹿納亭中以巍。納鹿中。又以水及酒。合納鹿中。

索隱曰：顧氏云：饗祀祠也。漢書儀云：贊饗一人。秩六百石也。

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

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

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

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

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

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韋昭曰牡剛也以牡荆為柄按交龍為旂有

一升一降今止畫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徐廣曰天官書

升龍故曰登龍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駟命案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二星在前為太一鋒也

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

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

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為讐上乃誅五

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

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母

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

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

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

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

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公卿議與上若一阿諛特甚

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

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太昊。鼓五十弦。瑟。

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

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

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

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

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李

奇曰：地名。上曰：吾聞黃帝不。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

已僂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

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

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

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

制之。望祀射牛事。瓚曰：射牛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

封禪者。合不。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

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

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牲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上。接神僂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

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

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

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紬偃霸。而盡罷諸

史記 卷二十八 封禪書

會諸儒圖封事

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高昭曰崧

室少室山山從宮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

有在室故名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

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

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

疏言神惟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

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韋昭曰子

侯霍去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

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

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按此三字武紀作然
 後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
 去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
 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牲物欲止不敢
 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然肅然自新嘉與士夫
 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
 二匹復博奉高蛇音移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
 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母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
 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

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
 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
 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沒

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
 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

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

于三能韋昭曰東井秦分後衛太望氣王朔言候獨
 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索隱曰樂彥包暹並作
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
云旗星之極芒斲如旗本
亦如旗也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索隱曰旗星漢書作填星

其來年冬郊雍五

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

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

索隱曰宿留音秀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性

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

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過祠太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

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止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

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

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武紀俗下而其祠皆

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

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

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

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

緱城徐廣曰一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

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風氣

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漢帝故事云作延壽觀亭

三十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音

其泉○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衍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

卷二十八 封禪書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

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

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

也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徐廣曰在扶風汧縣巡之春至鳴

澤服虔曰在涿郡遼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

陵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

從陽應劭曰灋灋陽二縣俱屬廬江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

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

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

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

修封則祠太一五帝作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

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

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

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

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

徐廣曰元封二年

又曰元封五年

又曰在元封二年秋

天旱則稱黃帝柏梁裁則稱黃帝何事不可傳會明宋本

從宋本

迂怪之士又一捷徑

於

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母修封禪徐廣曰常

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

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

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

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

裁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以裁故受計獻之物公孫卿曰黃帝

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

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

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

五十丈輦道相屬焉索隱曰并幹臺積木為樓言夏

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

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

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明其得延
卒也

巨宋本

漢書白封
泰山后十
三歲而周
偏於五岳
四瀆矣佳

宋本五下有林
字嵌補

蘇軾曰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
嗷嗷然不聊生矣然方使丁夫人虞初等以方祠詛
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
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

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特牢具色食所勝
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

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

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

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武紀作封鉅應

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

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董份曰

當有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

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

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

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

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

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

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索隱曰郊祀志

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又曰即上太

一等五神也○董份曰寬舒建祠五而云五寬舒之
奇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按諸字是

統括字舉

徐廣曰天
漢三年

有宋本作其

漢書祠神

人於交門

定下一段

極方摹寫

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明年即前命曰明年者。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其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卷第六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史禪書六四字。共三十一葉。宋諱獨一敬字避缺。

索隱述贊曰
禮載升中書稱肆類
古今盛典皇王能事
登封報天降禪除地
飛英騰寶金泥石記
漢承遺緒斯道不墜
仙閣肅然揚休勒誌

史記卷之二十八終

封禪書考

封禪帝王祀典流而為神仙則秦漢之妄也
南嶽衡山也

凌氏評衡山即霍山非也霍山在廬江一名天柱
山漢武始祠為南嶽非古之南嶽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

舊本江作五誤也蘇本瀆下有者字

詩云紂在位

詩當作書

曰天主

句

祠天齊

天地兵日月陰陽四時者八神名也主字舊屬下句讀據後武帝至梁父禮祀地主則此八神名當在主字句絕也

山皆在齊北並勃海

山指之罘之萊二山故云皆也山字屬上句誤

秋涸凍

涸字古作洛洛澤冰也

吳嶽

索隱注沂有嵒山無嶽山湖本誤刻

蜀之汶山也

蘇本缺也字

孝文帝即位

封禪書載文帝即位十三年二詔最爲緊要班氏去之非是

食臣棗大如瓜

食去聲今本臣作巨非

祠神三句一天一地一太一

天地太一即所謂神三也湖本讀祠神句而以三天一地一太一爲四神非

祠馬行

天地兵日月陰陽四時者八神名也主字舊屬下句讀據後武帝至梁父禮祀地主則此八神名當在主字句絕也

山皆在齊北並勃海

山指之罘之萊二山故云皆也山字屬上句誤

秋涸凍

涸字古作洛洛澤冰也

吳嶽

索隱注沂有垂山無嶽山湖本誤刻

蜀之汶山也

蘇本缺也字

孝文帝即位

封禪書載文帝即位十三年二詔最爲緊要班氏去之非是

食臣棗大如瓜

食去聲今本臣作巨非

祠神三

句一天一地一太一

天地太一即所謂神三也湖本讀祠神句而以三天一地一太一爲四神非

祠馬行

三字爲句馬行神名湖本祠字屬上句非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

漢書作李夫人誤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矣

人者求之

洞本者作自

皆嘗享飴上帝鬼神

八字爲一句湖本句讀誤

有黃白雲降蓋

蓋即上文有黃雲蓋焉是

卿有札書

監本札作禮誤

宛胸問於鬼吏區

武紀胸作侯

爲醜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爲醜食三字屬下句讀監本屬上句非

朝朝日夕夕月則揖

言朝日夕月揖而不拜也監本則揖屬下句誤

封禪用希曠

絕字屬下句讀今本屬上句非

非至礪石

湖本碣作竭誤

乃令越巫越祝句

監本祠字屬上句非

五寬舒之祠官

漢志五下有牀字五牀神名下文凡六祠即指太

乙三一真羊馬行赤星五牀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載舟泥行蹈毳

按夏紀毳作橈

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近遙反夏紀作樞樞

直轅車也音巳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標音力

以別九

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

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

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

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帝昭曰湍難以行

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分

宋本第上有卷字

宋本注橋下有音字

以後詳歷代治水利害井然

正義曰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壑廣八十里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甯春漢高識

帝改曰華陰也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里在河之中也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孔安國云山再城曰邱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也

索隱曰柳音憶柳者通也洪水滔天故禹過之不令害人也漢書灌漑志作埋埋柳皆塞也徐文台乘風車音去會反索隱曰毳字亦作橈同音昌丙反以橈子為反又子絕反正義曰邳師古云邳九州之道及障邳音也

又曰降水源出路也留
縣西南方山東北大陸
澤在邳州及趙州界一名
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
言過降水及大陸澤水
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也
瓚曰禹貢曰來石碣石入
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
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徙
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
注勃海也
索隱曰鴻溝楚漢中分
之界
又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
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
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
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
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
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
者郭璞注賦云其區兆滿
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
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
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
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
界流來又云郫江名成都
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江
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
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
都縣界

又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
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
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
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
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
谷二山名鄴相州之縣也
如滄曰欲罷勞之息秦
伐韓之師 韋昭曰鄭
國能治水故曰水工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一名
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
五里又云焦獲數亦名
在涇陽北城外也抵至也至
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
十五里今枯也

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灑川○索隱 北載之高地

曰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

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

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

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

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

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常昭曰五湖湖名耳

實一湖今太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是也在吳西南晉灼曰碎沫水之害索隱曰碎音避沫

云冰鑿離確古唯字碎沫水之害音末按說文云沫

水出蜀西南入海外與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杜預

青衣合東南入海也

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

開成都縣雨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

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

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間輒還

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

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歿華陽國志

云蜀時濯錦流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

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

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

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

曰小顏云中音仲即今九巖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

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

相近故曰田於河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三百

所池陽谷口也

史已卷二十九 河渠書

索隱曰澤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

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

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

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

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澤一作鳥音昔收皆畝一鐘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

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

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於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

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

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

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

奸臣蠹國往往如是

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郿索隱曰郿音輸音昭云清河縣也郿居河北

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蓄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

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

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

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

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

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

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

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

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

徑事簡盡可法

是各悉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也

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

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

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歲百餘萬石更

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

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管涔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漑皮氏汾

陰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引

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

常昭曰壩音而緣棄地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收芟

反謂緣河邊地及牧畜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

於中

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

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

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索隱曰其用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其後人有上書

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人之於少府正義曰括地志云襄谷在

欲通襄斜道常昭曰襄中縣也斜谷名音邪墳曰襄

梁州襄城縣北斜水出襄城縣西北衙嶺山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

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故道

道多阪回遠今穿襄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襄水通

汚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汚入襄襄

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

言有驗有
不驗非經
久不可

正義曰斜水與襄水同
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
襄水通河斜水通渭皆
以行船是也按襄城即
襄中縣也

又曰南陽郡今鄧州

五十五
五十五

正義曰限之言多也東
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
江南淮南皆經砥柱主
運今並汚後汚便於三
門之漕也

九二用天
子以為然
見當時生
事者多而
帝亦輕信
矣

利多而害
少更得其
入水湍岸
崩畝獲未
饒宜可徐
圖也

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按無限謂無阻隔也漢中

山東從沔則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

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

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

令畝十石正義曰洛溱沮水也括地志云同州蒲城縣東南於是為發

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崖應劭曰顏音

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索隱曰徵岸善崩乃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

商顏流曰下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

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

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

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

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

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

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

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

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

園之竹以為楗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

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

正義曰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三十里括地志云

正義曰商原之崖峯去陸陵數里崩裂也

祠義可垂
千古千古
洞人皆不
及也

太史以宣
防並禹功
心服之也
吳地寧而
水利大興
其左券云

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
 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間殫為河如淳
 盡也駟謂州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
 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駟按如淳曰恐吾山平
 水漸山使平也帝昭曰鑿山以填河也
 兮鉅野溢如淳曰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
 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按漢書音義
 曰鉅野滿溢則眾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
 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按蛟龍騁兮
 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善消除神祐滂沛則羣不封
 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
 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淳曰
 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久不

索隱曰言河
道長其源
道遠其源
故使其道皆
通也

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迺兮浚流
 難舉長菱兮沈美玉如淳曰舉取也菱草也一曰菱
 塞決河瓚曰竹帚絙謂之菱下所以引河伯許兮薪
 致土石者也索隱曰菱一作菱音廢河伯許兮薪
 不屬如淳曰旱燒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
 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不能禁故言菑宣房塞
 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
 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
 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
 軹渠索隱曰按溝洫志見寬為左內史奏請引堵
 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

宣昭曰捷柱
也木死曰菑

迎

索隱述贊曰
水之利害自古而然
禹疏溝洫隨山濬川
爰洎後世非無聖賢
鴻溝既割龍骨斯穿
填關攸壑黎蒸有年
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定澤名太山
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作小渠披山通
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
淮徐廣曰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邈河行淮

泗濟漂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
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
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河渠書卷第七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史渠書七凡四字共六葉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考

武帝時天下計書上太史郡國地志蓋亦在焉于
長所記但有河渠而無地理遂使上古州野之制
與山川風俗之宜湮沒無攷惜哉

與濟汝淮泗會句

會字句絕舊本會於楚連讀非也於楚別屬下句
與於吳於齊於蜀句法一例西方東方謂楚之東
西也東方之鴻溝當作邗溝即吳夫差掘以通江

淮者是也

益用溉田疇之渠

徐廣曰溝洫
志行田二百畝
分賜田與夫
二百畝田惡
故重歲耕之

監本疇作濤誤

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

邸當作抵

而漕水道九百餘里

漢志漕作渭

以東萬餘頃故鹵地

湖本故作攻誤

河伯監本伯作泊誤

史記卷之三十一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一

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不能具鈞色之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

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曰顧氏

按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一黃金一斤

一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黃金一斤

索隱曰如醇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約也又臣瓚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

漢武繁州重歛幾蹈公秦之轍而太史公以事屬當世故委曲言之至于生事虐民君迷臣諂模寫如畫

如高曰齊等無有貴錢說謂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王本亦作一黃金斤宋本模糊

四字是生財大眼日爭於机利則事變更之也

策理財上上

索隱曰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府常稅為一年之費也案註訓常

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

騰躍。晉灼曰踊甚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晉灼

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疎按漢書耀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躍者

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

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

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

於井邊貨賣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

故言市井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日

轉水運日漕中都猶都內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

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

山鑄錢索隱曰按即訓就言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

相次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

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

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給足食當食者於是募

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

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

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

賣爵除罪

轉粟

錢

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天倉以稱官署者也

故下文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名也駟案五原曰富過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

以生龍活
虎之文寫
粟紅貫朽
雲錦成羣
之事絢甚
爛甚

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
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廐而養而宮室列觀輿
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
牝者償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
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
號如淳曰倉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

如淳曰持無
事吏不數轉
至于子孫長
大而富職任
倉

自此以後
皆言交

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弁
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
也武斷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
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
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正義曰南江淮之間蕭
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于
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
海之郡索隱曰彭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
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
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

正義曰東甌
今台州水甌
是也南越今
廣州南海也
閩越今建州
連安也

始開其地而
滅之朝鮮者
名

損益之道
非區刺訊
與封禪書
大不同
遲冒

道作

築衛

增秩

衣食胡

有司言之
頃晚

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按抗者
巧詆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
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

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

正義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括

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

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

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

漢書音義曰散鐘六石四斗

幣於邛焚以集之

索隱曰應劭云臨邛屬焚焚屬建爲

數歲道不通蠻

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

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

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

服虔曰錢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徐廣曰元

朔五年

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

首虜五萬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

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

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

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

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

韋昭曰陳久也

三十五本記作八十注索隱曰大崩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二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索隱曰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

索隱曰臣贊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爵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天顏以為然

神化之文

公孫弘不取卜式是也而取張湯何為

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

食索隱曰蹕音滯謂積也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按留蹕上當有關文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二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

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五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顧氏按或解云初一

二萬至十七級合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

成三十七萬也索隱曰官首武千夫加五大夫一等爵第七五大夫

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其有罪又減

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

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馴按漢書音義曰

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

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

武功置爵唯得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

至於樂卿也

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此武

用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

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而

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命而不行及沮敗誹其明年元狩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

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

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

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

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

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

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

之漕穿汾河采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

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

馬

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

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

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

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

藏以贍之其明年元狩四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

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

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又充

朔方以南新秦中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瓊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

謂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

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

治術非則
相在彼君
減膳而無
補財用

如此用之
何如不取

自作

水災

貸仰

徙

徐廣曰
詹音贍

令地虛故
復徙民以
實之

大毛本王本
漢書音義曰蹄停也曰
野也。索隱曰蕭該案字
林云貯塵也音作此謂厚積
停滯塵久也子貢發野幣
財是也。又曰劉氏云廢幣
也居停善也是出賣於居者
為廢故徐氏云有所廢有
畜是也。

錢幣

是縣官太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載百數廢
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
其乘時射利也。駟按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
以待封君皆低首仰給。服虔曰仰
給於商賈冶鑄煮鹽財或累
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
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
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瓚曰鑄
故錢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
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
曰白金銀

索隱曰說文曰銅赤金
也注云用陽銅者神異經
云東方金有丹陽銅也

丹宋本王本
宋本作鎔
王本亦作鎔

傳會

宋本作撰
王本亦作撰
差宋本王本

也赤金。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
兩實重四銖而姦或
盜摩錢裏取鎔。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
楊慎曰鎔本作鎔音裕作鎔非
錢亦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藻纘。徐廣曰藻
一作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
為白金。如淳曰雜鑄
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
行天莫如龍
是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
地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索隱曰
禮云諸
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
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按錢譜其文為龍形
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
選蘇林音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
謂以八

尚書天傳云夏
氏不殺不刑死
罪罰二十
六兩漢書作
撰二字音同
也音灼案黃
國直三千三
百也

索隱曰言百物蒙芒至秋皆美細合言此等之合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

荀悅云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作池

兩老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擔重四兩也云重老小者謂八兩為重故老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三曰復小擔之其文龜直三百之下又有連珠文也索隱曰擔音湯果反爾雅注擔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

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

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

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按風俗通東郭牙

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

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

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矣無政事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

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

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索隱曰謂故吏先免

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其明

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

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

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

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

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

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

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

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如淳曰牢廩食也○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

牢盆樂彦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

張晏曰若

人執倉庫之管籥○索隱曰包愷奇音羈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

以致富美役利細

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索隱曰言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不可聽許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

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

著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張裴漢晉律序去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至魏武改

以減代鈇也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鄧展曰鑄故鐵

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矣

此選舉陵遲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

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

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

出於南畝商賈茲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

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請筭如故

李斐曰緡絲也以買錢也一貫

千緡出二十筭也○索隱曰說文云輶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筭輶車者有輶車使出

稅一筭二筭也緡音曼

諸賈人未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

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

各自隱度其財物多率緡錢二十而一筭

瓚曰此緡錢隨其用

少為文簿送之官也

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

率緡

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

振宋本

叙宋本

差宋本

宋本買上有賣字

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

李奇曰齊

索隱曰稽諸物即上文所說居邑

索隱曰：米盡也。其苦通其家財不周，周者盡者，罰戍邊一歲。

思路無窮，犯令者買人更占田也。

下為式立，傳甚是。

字相布被，豈人情耶。此術非弘，識不破然。弘下以此，訊下式式，亦可以此，訊弘。

者謂三老北，輶車以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如淳曰：重其賦。

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

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

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

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沒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歿，式有

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

子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

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

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

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

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

似有物賂

天子尊顯
式亦不易
易

不願為郎
與布衣屬
而牧羊寫
出一詐人
形狀來

先試之緹
氏其用式
亦不苟

均輸

以穀

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
 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
 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
 成邊也一人出三百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式又盡復予縣官
 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
 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屬而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卜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

以式為奇拜為緹氏令試之緹氏便之遷為成臯令
 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
 天下鑄作噐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
 鼎三年

楊慎曰承上官卜式而遂及孔僅弘羊皆
 顯用前以應興利之臣後以起平準之事而桑弘羊
 為大農丞完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
 康

日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乎其所在
 時價官更於佗處買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
 官表大司農屬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
 官有均輸令

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歾者
 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
 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無政事

劉氏案大抵
無慮者謂言
大略鑄於鑄錢
更無他事也

買王本作書

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按吏漢書作利而御

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

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

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初異為濟南亭

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

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

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

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脅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

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索隱曰：楊姓可名也。如淳曰：告緡令郡國多姦鑄錢。

索隱曰：謂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

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

側，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白金稍錢，民不實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徐廣曰：元而民不思。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與附其

顏異之狀與狄山相似，用一湯而忠直之，私者不可計數矣。

有政事無卜式而百姓慮之否，則卜式無為也。

服虔曰：分曹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

章昭曰：側達也。

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

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

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

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

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

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其獄者奢

反音幡謂反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如淳曰曹輩也往

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

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

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

曰元鼎三年徙函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謂泉布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

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

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

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

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

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

之索隱曰謂比者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

謂曰商賈居積及技巧之家非農桑所生出謂之緡錢後漢書中有緡田奴婢也索隱曰楊姓可名也如淳曰告緡令楊可告告

索隱案劉德云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及是也

摸寫暴飲從古未有

船

官室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又下云因南

農牧

徒家本王本
索隱曰謂天子所給農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各百而忠即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忠言寶馬是也

索隱曰晉灼云齊民中國被教齊整之人也

株送徒

文頤曰凡門雜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雜三歲為株今則門雜走馬者用之因其雜平勝時名故云株送徒者也

護振家本

漢書音義曰踰度也辛倉辛

地民畜牧

如高曰微亦辛求盜之屬也

李奇曰自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善息與官出糶善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勿之也增官前以意用不足故設官得田收新秦中已无故除官皆不復取於民
徐廣曰元昌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時

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徒
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
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富人或
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
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
也送引也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
補郎也○索隱曰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
本則枝葉自窮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
故曰株送徒明主本心其紛紛生事多欲蔽之也
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
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

於道獲之好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
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
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
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
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璜曰既無亭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璜曰先是新
民畏寇不敢畜牧以設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
亭徼故民得畜牧也

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李奇曰謂與民母馬令
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除告得為馬種今十母馬還
緡謂當出緡筭者皆復之也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
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

史記卷三十一 平準書

度猶連也

羣鳥生事
紛紛擾擾

如在日

掖

繕道餽糧

出牝馬

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
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
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
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
音連韋昭初置張抑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
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按斥塞謂廣邊也卒六十萬人戍田
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
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
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
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

天下莫應
其不義可

知
如高曰省視諸侯金有輕者
重也或曰王嘗酌飲宗廟時
少府視其金多少也

索隱曰劉氏云言列侯多以
百而數故生耐金失侯者一
百六十人也
贊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好
索隱曰言監既苦而器之惡
故買賣貴也凡病之器曰苦
辭之音庚字見本紀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
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
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
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
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
失侯者餘百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乃拜式為御史大
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

元昌六年

賈貴索隱曰苦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又如字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

籌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巧法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

初郡十七駟按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捷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

給初郡索隱曰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

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

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

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

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其明取用足不服顧經常法則

因兵過大壞賦法

年元封元年卜式式用盡術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

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

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儻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顧載之費也儻音了就反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

大農部丞

宋本作名

平準

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變處也

卜式計能
不勝憤發
然卜式可
以此罪弘
羊弘羊亦
可以此罪
卜式

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索隱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

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具，實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

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以物

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借秦為喻
寓旨深切

平準為術
小異然告
緝劫奪富
室平準籠
取商賈其
實一也富
室盡而天
下騷然無
樂生之心
商賈窮而
海內枵然
無蓄積之
業其致亂
一也誰謂
告緝窮而
平準遂不
窮也乎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
遲衰微齊相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
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
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
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
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
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
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二為上
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

索隱曰三品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銀也赤銅也見食貨志如布刀於民間也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玉本作溢

錫之屬為噐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
曷足恠焉

平準書卷第八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史平準書八五字共十七字

索隱述贊曰
平準之立通貨天下
既入縣官或振華夏
其名乃布其名龍馬
增算告緡眾多益寡
弘羊心計卜式長者
都內克殷取贖郊野

史記

史記卷之三十一終

平準書考

封禪書譏武帝之好神仙平準書譏武帝之好利也其寓意深遠矣叙事最善有血脉有綱領更發兵誅之

漢志更作吏

東至蒼海之郡

漢志至作置

封君皆低首仰給

漢志給下有焉字

周郭其下

漢志下作質

守相為吏者

一本吏作利

湯奏異當九卿

漢志當字在異上當去聲謂處斷其罪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

漢志分曹句絕重一往字連下句讀

欲留留處

洞本作之處

縣治官儲

漢志官作宮

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

令居縣名一本居作民誤

天下亭亭有畜牝句馬歲課息

馬字連下文讀今本屬上句誤

不敢言擅賦法矣

漢志擅作輕

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此一書之歸結也

平準書以漢興起而論中以自古之法結之乃終

八書起語古者共證亦
可妙也古史曲而有直體
子長得之矣

姑時天不降谷曰平

不效言對於去矣

天下事高

天下事高

天下事高

天下事高

天下事高

天下事高

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

東南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太伯弟仲雍 索隱曰系本云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

云雍是孰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故字孰哉也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

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

史記 卷三十一 吳世家

王本亦作太

王本注云記
富論語曰
大者善大之
稱伯者字也
周大王之字
故曰太伯仲
雍季歷皆以
字配名疑伯
亦是字又足
爵但其名史
籍光闕爾

正義曰江表云太伯少弟
季歷生文王曰有聖德
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
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
託採藥於吳越不及太
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
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
王薨而武王立三讓也遂
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
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之
以禮讓也太王薨而不及
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
禮三讓也斷髮文身示
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

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衷以為地名者余本居扁云孰故居潘離執姑從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多涉疑難信云章太伯始所居地名非宋氏之恐非其義潘離

躬宋本游

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

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宋衷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

○索隱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

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無子

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索隱曰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郡常熟縣

西海虞山上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

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

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

虛是為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又論語稱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蓋

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

而為吳之始祖後代亦稱虞仲祖與孫同號也列

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

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

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

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譙

周古史考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

甲立索隱曰古史考云柯轉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

伐虢也索隱曰左氏二年傳曰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句甲卒子去齊立去齊卒

月滅虢師還遂虢虞滅之

史已卷三十一吳世家

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越之稱

去城重

與言偃冢並列

徐廣曰夏虛在河東太陽縣

柯音歌區反相

子壽夢立

正義曰夢莫公反

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

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

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

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

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

典太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

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計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

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索隱曰左氏成二

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

及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

爾能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

吳於晉教吳乘車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鄆陵之會吳入吳伐楚十六

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

夢卒春秋經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

子遇左傳稱諸樊蓋過是名次日餘祭側界次日餘

昧莫葛反○索隱曰左氏曰闞戕戴吳杜預曰戴吳

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次日季札季

公羊作餘昧左氏及毅梁並為夷末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

春秋經三年楚子重伐吳為商

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商

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

襄十二經曰九月吳子乘

年左傳曰壽夢計後成六

年至此正二十五年係水云

吳孰姑從句吳宋衷言孰

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

諸也壽夢音相近姑之言

姑壽夢是又人名乘也

公羊傳曰壽夢也除祭也夷昧也

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而

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

季子猶不受諸請兄弟迭

為君而致國乎季子言曰諸

也死而後祭也立除祭也

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

之季子即立國間曰將後

者長庶也即立國間曰將後

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乎季子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宜乎

我也德惡得為君子於是使

諸諸則備史記壽夢有四子

亦約公羊左氏傳為餘昧

按餘祭義
則九年
則八年
不得是夷末
但句餘或別
是人杜預誤
為夷末爾
系本自諸樊
從吳也
元年按左傳
襄十四年
服虔曰宣公
曹伯盧也
曹成公三年
曹君侯秦
卒于師曹君
公子負固也
宣公卒於師
而自立故曰
義之也

服虔曰行會
國賓客禮
指以待四方之
使賓大客受
小客之幣詳

索隱曰君子者左邱明西
為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
為君子也

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
春晉悼公卒公即位
是也

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
五年十月二月吳子伐
楚門子巢卒 過

索隱曰左傳襄三十三年
趙文子問於屈孫庸曰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杜預曰延州來季子邑
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
季札所居東頭有季札
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
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
吳取之去左遷昭侯於
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
謂國而賜之以采邑杜預
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
來則不知何故而為延州

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
遠雖遭亡公注札舉公
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
而自立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
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杜預曰 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
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 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畔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
十三年主諸樊卒 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曰
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
獲射之必殪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有
命授第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
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

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索隱曰昭二
十三年左傳

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
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本楚邑吳伐滅
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
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

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 吳地記曰朱方以
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

在春秋魯襄 服虔曰周樂魯所 為歌周南
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 受四代之樂也 猶未也 賈逵曰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 王肅曰言始 言未也
雅頌之 然勤而不怨 杜預曰未能安樂 歌邶鄘衛 杜
成功也 然其音不怨怒

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曰美
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賈逵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已 卷三十一 吳世家

聖達節杜預
曰聖人應天命
不拘常禮矣
守節謂賢者
不失節也為君
非吾節也雖
不能聖也雖
守節謂賢者
不失節也為君
非吾節也雖
不能聖也雖

成七年左傳
曰吳州來
杜預曰南
蔡縣是昭
十三年傳

杜預曰魯以
周公故有天
子禮樂又
曰此皆各依
其本國歌也
常用蔡曲
杜預曰猶有
商詞本意書
也

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教以為言別故有疑言

服虔曰國之興廢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

賈逵曰其志大且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借其國而無明君左傳盟作明此以聽教知政真其明德爾非盟會也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雅幽王衰似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德如是國人猶尊之故稱王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頌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

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曰泱於浪反泱泱猶汪洋美盛貌也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索隱曰渢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詩傳曰魏地陜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鄙以下無譏

焉服虔曰鄙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杜預曰思文武之怨而不言忠厚惻怛所以憫宗國故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

史記 卷三十一 吳世家

杜預曰雅亦樂歌之章

杜預曰非不能言畏罪也

杜預曰哀小也又曰謂有殷王餘俗於大雅也

杜預曰天下

杜預曰天下

杜預曰天下

杜預曰天下

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八音之風謂之八風

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

而不淫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賈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不底

言其不舐滯也蓋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

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杜

曰頌有殷魯故見舞象削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削舞曲

也南籥以籥舞也○曰美哉猶有憾謂憾其不能正紂以安天下也

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按難言時處其難不得已而放伐故有慙德也見舞大

夏賈逵曰夏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

舞招節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

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

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

敢請○按不敢觀非謂魯受四代也觀止於韶無以

復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

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

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正義曰在魯昭公八年樂弛高疆二氏作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

陳桓子和之乃解

杜預曰熙和樂也曲而有直體論其義也又曰頌者神功也言道至矣哉言道備至也杜預曰微也杜預曰微也杜預曰微也

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服虔曰至帝之道極於前也盡善盡善也

服虔曰魯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

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之則隨義而換既以全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兩戚既定已名理應不易今字讀宿為戚

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

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

衛說遠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于戚○索隱曰戚

○按宿字當作戚必誤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賈逵曰獲罪出獻公以戚叛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夫子之在此猶燕之

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言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名武韓

宣子名起魏獻子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

杜預曰富必厚施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

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在泗州徐城縣西南從者曰徐君已

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

王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祭在位十七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三年昭元年經曰楚子麇卒左傳

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得徐君作季子一奇結蓋讓國亦如是觀

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以刑戮也

王前曰樂巢于幕至也

服虔曰言晉國之萃於三家

服虔曰直不能自免於難

里

春秋經卷二五年吳子適系家倒置二王之年冬十有月

杜預注彼云皆楚東部邑也。魏周云鄆縣東北有棘。事陰新蔡縣東北有。標亭按解者。麻即襄。城縣故城是也。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楚子伐吳使沈尹筮待命于棠。棠遂殺彊待命於棠。今言言至雩婁略耳。左傳曰吳人伐越獲啓高。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餘觀舟閭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入昭十三年左傳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藏其君皮于乾谿。公子比。并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然不錄公子比。并疾皆靈王弟也。即即于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并疾即位後。易名為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逐有楚國。故曰并疾。并疾君春秋以子為王。故曰并疾。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

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索隱曰計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昭十六年。公子光。王舟事在左傳昭之。又昭王十年左傳曰。伯負。知吳言伐楚之利於州。杜預曰。州子吳子僚也。公子。九曰。是宗為殺而欲反。其。不可位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王而。以待之。乃見。縛諸高。而。射於野。是謂以定禮。接之。

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滅。棠。地理志居棠屬。盧。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

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十年。楚靈王會諸侯。及平夏。葬王子。邾謂之邾敖。而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左傳曰。吳伐楚。入棘。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東。十二年。楚復來伐。次于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合在。季札聘魯之。第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

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

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

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

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左氏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吳越春秋亦云。王僚夷昧子。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昧甚德。而度天所啓也。必此。王僚。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昧子。不應此言。王僚。

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玉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

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子。系本以為夷昧。子。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

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以讓。海。爭。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

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

卷三十一 吳世家

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初
速之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初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

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

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

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欲

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負知光有他志乃求

勇士專諸正義曰吳越春秋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

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

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

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

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以

兵圍楚之六濶杜預曰濶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

侯之變祭疆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

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

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

僚可殺也母老子弱王肅曰言王而兩公子將兵攻

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

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

士於窟室杜預曰掘而謁王僚飲索隱曰王僚使兵

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

索隱曰專或作刺左傳作
辨設諸刺客傳曰諸堂
邑人也
吳用專諸
而義讓守
節之風蕩
然矣是吳
之罪魁也
又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
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諸
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僖十
二年又據年表及左傳正
合有十二年事並見昭二十

七年左傳
索隱曰春秋作掩餘而史
記並作蓋餘音同而字異
者或謂太史公被廣刑不欲
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列客
齊晉云二公子王僚母弟
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
右掩餘帥左掩餘云掩餘
吳王僚弟也子文系諸云
二子並善可多子若依公羊
僚為善弟則與系族
諸合也

晉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

母老子弱專諸託其
母於光也索隱曰依王
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
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
云我兩弟也以其子為卿
遂強解是無若何猶言
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適
為迂回非也
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
也
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
四月左氏亦云丙子當別
有按據不知何書

索隱曰左氏
無爭桑事

正義曰兩都
即鍾離巢

索隱曰依左
氏即十五年公
也爭合於記
五年不應略
此也

索隱曰請左
氏作饗王

人夾持鉞曰鉞音披兩刀小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

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故使專諸置匕首於炙

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匕首短

頭類七故曰七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

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

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

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

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復命哭僚墓復位

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

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七索隱

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左

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

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

犂孫也嚭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

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

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濳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

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

為如字左氏曰光為足疾詳即為也或謂為字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

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又曰復本位待光命

昭三十年經曰楚吳滅徐子奔楚

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

又在左傳定三年當為闔廬七年

以怨代怨
伍子深計

未楚內篡

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于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公弟。正義曰：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昭王與鄖公奔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

索隱曰：左傳無此事

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吳太子終纍敗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番，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于是乎遷郢於都。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也。檣音醉。

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弟夫槩封於堂谿，故曰堂谿氏。

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莊公弒，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爭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王受之，使茲無旒對，是也。

士挑戰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三行造吳師呼自到

左傳曰使罪人杜預曰死士死罪人也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

閻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傷吳王閻廬指軍却七里定十四年越

吳王病傷而死索隱曰左傳云閻廬傷指將還卒于

敗之姑蘇閻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姑浮以戈擊

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閻廬冢在

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頽池六閻廬若左

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負之口三千繁郢魚夫差夫差對

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夫差夫差對

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頽吳貢反以水

銀為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以大夫伯嚭

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索隱曰按太

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也報姑蘇也越王

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

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林索隱曰鳥所止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

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請委國為

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晉有過氏殺斟灌以

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

澆所封國也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索隱曰過音戈寒浞之子

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滅夏后帝相帝相

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

索隱曰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其地關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後越當至越地何乃不維是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

正義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八納太宰嚭曰子苟然於越之罪

索隱按地理志云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南後今澆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南後今斟城是也杜預斟灌夏后相啓之孫

杜預曰娠懷身也

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家服虔曰少康后緡遺腹子

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

正義曰挑音

田鳥反

呼火故反對

取萬反

索隱曰婦蘇

臺名在吳縣

西三十里

定十四年越

子大敗之

姑浮以戈擊

閻廬傷指將

還卒于

閻廬

傷指還卒

于

索隱曰此以

為閻廬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夫差夫差對

職案本

服虔曰因此其書稍收夏
取夏道民餘眾撫修夏之
故官憲典
又曰能配天也

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
也

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年
六年左氏此年無伐齊事
哀公十一年有敗齊師于
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

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
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
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
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
說得不用百年太宰語自
別名康子乃使子貢辭之

之於綸賈逵曰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
為成五百人為

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民索隱

曰傳云使女艾謀澆季舒誘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
獍遂滅過氏杜預曰謀候也

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

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

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歿而大臣

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

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歿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杜預

曰琅邪繒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

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

牢因留畧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

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作邾今魯國十年因伐齊而歸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

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諫曰越

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

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商之以興吳王

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

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索隱曰左傳
曰其顛越不
共則則無
商所以興也
君易之此即
左傳戰時也
使子貢以周
禮說太宰嚭
屬其子於齊
之明非子胥自

正義曰吳傳云子胥亡後越
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
城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
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
三河口岸立營糧曰馬營子胥
林動酒盡城乃開子胥作
壽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
猶號曰馬浦曰越越是後
東南入滅吳也
索隱曰左傳哀十年曰吳伐
齊南都齊人殺悼公不言
氏之鮑叔牙八年為悼公所
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也且
此後在文公之前年今記
後亦為顛倒錯亂也
又曰哀十一年左傳曰公會吳
於黃池衛侯會吳子即
此并言會衛侯者按左
傳黃池會于衛初衛侯在
子不曰往也衛侯不致於會
故言以會衛侯及於會之
所以太史公言且名黃池會
于黃池也鄭發陽也廣陵
海陵縣東南有發陽曰黃池
自吳縣名在壽春

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歾服虔曰屬將鏤劍名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扶鳥亢反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于軍門外三日禮○索隱曰公名陽生此伐在艾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于橐臬杜預曰在淮南遂道縣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東南有黃亭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洩其語

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太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駟按賈逵曰外傳曰吳先軟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伯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

軒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勿必可知也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賈所云不與左傳合非也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

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

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索隱曰屬鏤劍名見越絕書正義屬音燭鏤音力于反
索隱曰傳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
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又云以手扶之
王傳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感以馬表授之
江也
使也
索隱曰屬鏤劍名見越絕書正義屬音燭鏤音力于反
索隱曰傳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
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又云以手扶之
王傳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感以馬表授之
江也

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
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預
曰誤吳使不為備也無伐
吳事也

又曰國語曰甬句東越地
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
也按今鄞縣即是其處
決宋本

索隱曰左傳云乃越越人
歸猶亭一名單猶亭三字
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
一名單猶山是也澤音路未
反竹龍以盛土也

始季子可
與極博篇
中極稱季
子此一結
語亦不可
少

索隱述贊曰
太伯作吳高讓雄圖
周章受國別封於虞
壽夢初霸始用兵車
三子逐立延陵不居
光既篡位是稱闔閭
王僚見殺賊由專諸
夫差輕越取敗姑蘇
甬東之恥空慙伍胥

史記

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

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予百家

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

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

人一塚土以葬之近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

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

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子冢在毘陵縣暨陽

鄉至今吏皆祀

吳太伯世家第一

此卷宋本与五帝本紀以下同 板心第 冊史世家一凡六字 共七葉自一至七

王肅曰太伯
弟季歷賢
至聖子昌
必有天下故
太伯以天下
讓於季子其
讓德故無
得而稱之
者所以為至
德也

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考

吳之封域在禹貢揚州三江震澤之野後稱王跨
距江淮之地

吳之興以讓始於太伯乎季札繼之矣吳之亡以
爭終於夫差乎闔閭啓之矣

乃奔荆蠻

吳在揚州之南非屬荊州吳亡屬越越亡屬楚楚
亡屬秦秦諱楚故稱荆蠻漢因而不改

是爲虞仲

吳之爲虞猶邾之爲鄒號之爲郭其音變耳

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鳩茲即蕪湖

衡山即漢丹陽縣

為歌周南召南

季札謂二南勤而不怨幽樂而不淫小雅周之衰

蓋古文之誤也文中子云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

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可謂得季札之言矣

餘祭十七年卒○餘昧四年卒

左傳餘祭四年卒餘昧十七年卒當從左傳

敗之姑蘇

衍姑蘇二字

報姑蘇也

姑蘇當作樵李

祀夏配天

以禹配天也服虔注謬

七年代齊子胥諫敗齊師於艾陵

左傳在十二年

史記卷之三十二 齊世家第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卷之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索隱曰牙

是字尚

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

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

或封於申姓姜氏

索隱曰申在南

陽宛縣申伯之國也

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

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

蓋嘗窮困年老矣

索隱曰譙周云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

以漁釣

紂周西伯

正義曰紂音干呂氏春秋云太公釣于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磻中有泉謂之茲泉

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弔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

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地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為齊者與天齊

索隱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凡谷

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

有石壁深高及

嘗四岳有功封於呂子孫後其封姓呂尚其後也

太史公去齊魯之始千餘載又經祖龍坑焚之後其文無可確據故用二或曰亦見宜苦心

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磻之稱也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清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其異

徐廣曰：非，虎非，羆所獲。霸，獲非龍非羆。隱曰：餘本作螭字。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王曰：所獲非龍非羆。王曰：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

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

楊慎曰：繳斷傳聞異辭句

法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

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

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

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史記卷三十二齊世家

正義曰太公望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者幾可以知三軍之消長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律者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無靜無陰陰言風雨夜半遣

索隱曰：即周在東。志密須在東。即周在東。今曰：密須在河。須密須在河。南密須在河。密須是與安。定姓姓密國。各不同。

摠

強 趙時若恐

弗及所以 佐武亦以 相齊

曰蒼兕蒼兕

索隱曰日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

誓衆令急濟故摠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楊慎曰尚

書秦誓無此文蓋張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

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

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

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

於牧野伐商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索隱曰周本紀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蓋是席故此亦云采席也

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

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

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

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

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

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

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

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

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

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命太

陸彥先着

夜衣何其 鏡因而簡 何其便

索隱曰犁 里名及犁 猶比也又犁 猶遲也

正義曰括地 志云營丘在 青州臨淄北 百步外城中

正義曰孔安 國云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

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索隱曰淮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按今濟南武定古之棣州即無棣也

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

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鄭

卒子癸公慈毋立索隱曰系本作瘡公慈毋癸公卒子

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作不臣宋衷曰哀公哀公

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

胡公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而當周

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

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

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

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

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

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

胡公子亦戰歿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

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

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購音神欲反

齊世家

母

宋本無時字

紀宋本

舊本

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

皆得征討其罪

望賈曰呂尚家在臨淄縣湖南去城重

正義曰益法

王本亦有時字

益法編年考曰胡公重

括地志云齊魯州齊邑縣也鄭立云霍山在魯水秦時霍伯國

脫年表作說

索隱曰系本及
譙周皆作說字
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
齊世家

秦繼周而起故載于列國之史以係天下存亡大關

系家及系本並作贖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

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

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

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

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

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

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

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

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

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

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擗幹而殺之何休曰擗折聲也桓公下車則

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代

紀紀遷去其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

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

葵丘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戌葵丘當不遠出齊境

若會諸侯又不合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在本國所以不同七月及瓜謂

後年往戌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

不及左傳原文

正義曰昔及反謀猶責也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

當魯僖公九年

引臨淄縣西之葵丘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

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

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王肅曰候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

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蔡賈逵曰齊地正義音扶云反遂

獵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

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

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正義曰非佛反三百弗出

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

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

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

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

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然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

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

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

隱曰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

游雍林蓋以雍林為邑名賈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

為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

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

夫復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

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

弟恐禍及故次第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

之次第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

服虔曰為妾在宮也

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之子貝丘墜車傷足即此也

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侯賈逵曰齊正及雍林

人殺無知識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

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

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

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

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

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

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

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

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

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

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

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

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

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

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

有夷吾亭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

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

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設輕重魚鹽之

史記卷三十二齊世家

按此語本在作辛
清言論語作清言蓋
後代轉而字異故諸文
不同也

得死佯欲
甘心桓霸
氣已見

商鞅聞之
遂入秦善
用其主管

仲知之故
請往善用
其身

或曰鮑叔解
夷吾縛於此
因為名也

利索隱曰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以贍貧窮祿賢

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邾徐廣曰一作譚春秋魯莊十年齊師滅譚

是也杜預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乃東海邾縣不當作譚字邾子奔莒初桓公

亡時過邾邾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

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地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

而盟杜預曰柯今濟北東阿邑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

上何休曰土基三尺皆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

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劫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

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

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劫

識

宋本七年提行

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

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

甄杜預曰甄衛地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

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

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

也早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

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

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

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

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

篡齊之始

桓公之為盟主也宜

哉割地與燕而殺哀

姜皆三綱所由立也

令燕修召公政尤大

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

賈逵曰工正掌百工

今東郡甄城也

齊之阿邑猶柯今為祝阿

姬宋本下同

穆

共宋本作具

王本亦作具

案魯曰宋東去昭王南伐

楚幸由靡為右涉漢中流

而障由靡逐王遂卒不復

周乃俟其後子西程

召陵之師

城僕之戰

二伯大關

鏌也當時

不但子玉

不如屈完

而管仲亦

十倍狐偃

故齊有餘

威楚有完

策至城濮

一勝而智

勇俱盡彼

此索然矣

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潘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倍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

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

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

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

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也潰也。遂伐

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

供祭。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

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楚王曰：貢之

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

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

穎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夏，楚王使屈完將

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

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

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

討不忠也

賈逵曰衛地也。徐廣曰史記倍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

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

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審。

杜預曰召陵穎川縣。

服虔曰方城在漢南。韋昭曰方城在陳。杜預曰方城在陳。杜預曰方城在陳。杜預曰方城在陳。

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

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

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

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墓在青州臨淄縣南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

臨淄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

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

而臣事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

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歿而桓公不

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正義曰管仲有病桓公性問之曰將

王本亦作如何
毛本何如下同

非人情不可相

能擇婿不
能訓子

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
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
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
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
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

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

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

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多內寵

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索隱曰左少衛姬生

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

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

此一着亦
無可奈何

故漢標扶令
云姬妾數百
婦人亦稱
姓也

賈逵云雍
難名也
牙也

二里牛上

東芝里

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

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雍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人名巫，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正義曰：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何故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以見我，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羣吏，預曰：內寵內官。而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

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宋無詭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次。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所用之人皆非人情故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一所以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六續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詳

史記卷三十二 齊世家

史記卷三十二 齊世家

索隱曰：賈逵以雍為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有豎刁，豎刁豎牙，豎是一人也。豎有寵於公，豎有寵於公，豎有寵於公，豎有寵於公。

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葬也

孝公以宋襄公得立遂伐宋過矣

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年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志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于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

正義曰賈逵云城濮衛地又伯音霸

齊城無池唯此門

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邢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閻職此言作閻職此言顧職之妻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

正義曰左傳云乃掘而別杜預云斷其尸是也

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

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

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頃音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

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

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

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

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

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

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

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滅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于卻

是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

變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

齊侯兵合靡笄下索隱曰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笄山不同癸酉陳于

鞏服虔曰齊地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

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

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

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結胡

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

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

軍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充棧為右載齊侯

屨

絙有所繫也

徐廣曰靡一作摩

以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

追齊至馬陵。徐廣曰：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

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

斥言其母故遠言之。令齊東畝。索隱曰：壟畝，東行則

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

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于是乃許，令反魯

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

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

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晉景公不敢受，乃歸

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

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

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

樂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

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于

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

後改姓為中行。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

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

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

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按：為太子下，即著仲戎姬

戎姬。按：為太子下，即著仲戎姬

駟案賈逵曰：馬陵齊地也。

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陽之田也。

太史公採其言，書之於史，云授玉，王民之說復有。

巧後即記異年。

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

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

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

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

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

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

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

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孟樂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欒

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

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

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

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筮宦者賈舉賈舉復侍

為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

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

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

姜氏不知已在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

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

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

使其妻閉之而不出也叙得奇官宋本

服虔曰數從諸侯伐盟會

徐廣曰晏嬰記多作逞

賈逵曰曲沃欒盈之邑

服虔曰同公間陳正義問者開又如字

二百公自知見患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

是醒語痛
語亦非人
情語

崔杼舍民
望碩果不
食天不欲
食其誰食
之

舍嬰舍少
第大奇

受其言左傳云成強音慶
封曰天子身亦于所知也
唯無容與慶是後父兄
莫能進矣恐害天子言
敢以言慶封曰苟利天子
必至之難吾助汝乃殺東
郭偃宮王無容於崔氏朝
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
崔明命魯

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陪臣爭趣索隱曰左有淫
者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公踰牆射中公
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
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
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門開而
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
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
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
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
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
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
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
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正義曰左傳云
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按上崔杼
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
崔氏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
疆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
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

太史變左傳之
文言陪臣但
爭趨投有淫
者耳更不知
他命也

賈逵曰聞命
難而來
服虔曰謂以
公義為社稷
死也如是者
臣亦隨之死亡
杜預曰私暱而
殺也非其親
愛無為當其
禍也

杜預曰有惡
疾也

嬖賈逵曰嬖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

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正義曰左傳成彊告慶封曰夫子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

莫得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慶

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

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已慶封子也

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

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

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

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

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

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

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

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

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

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

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

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

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

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

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弗音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

史記 卷三十二 齊世家

正義曰謂客
星復近邊則
欲相害又言
思成及者帶
有亂也
服虔曰景公
自恐德薄不
能久享齊國
故曰誰有子
城也
正義曰鄆
城也

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祝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

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

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

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

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

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

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索隱曰鉏音即孔丘知禮而怯請令

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

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

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

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

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

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

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

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鬻姒之子荼嬖則荼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荼少其母

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

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

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

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為太子

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同處太子荼立

杜預曰萊人

燕周休左氏作鬻如鬻生本作為姒音五白反

服虔曰萊齊東鄙邑

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異

母兄公子壽鉤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

魯索隱曰左氏萊人歌之曰景公歿乎弗與埋三軍

事乎弗與謀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師乎師乎胡

黨之乎服虔曰言公子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

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

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

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

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

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圍八月

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

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

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

豆者示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

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

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

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

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

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

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殺之幕下而逐

齊君出之
橐中

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

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

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

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

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

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

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

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景公之子簡公四

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

杜預曰闕

止子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

簡公索隱曰名為僕御官亦田氏之族按系本曰田

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

人逢之杜預曰逆子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

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

服虔曰子我恐為陳氏所怨故初田豹欲為子我臣

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杜預曰言介

賈逵曰豹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豹有喪而止後卒

以為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

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且其違者不過

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杜預曰不安故數顧也

王本無鞅字

杜預曰擇用一人也

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於君而逢之殺也杜預曰子行陳氏宗捕以行殺逆至於朝也

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又自使陳逆詐病而遺也

杜預曰言介達之意又自終也

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

又自彼謂闕也

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此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

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

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

鑿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

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

不名莊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

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

乘子我在幄杜預曰聽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

也子我出遂突官者禦之服虔曰闔豎子行殺宦者服

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服虔曰曰非不利也將除害

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

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

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乃止子我歸徒屬

服虔曰會徒眾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皆弗勝乃出

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殺之郭關

服虔曰齊關也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

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杜預曰田豹與

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

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庚

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公曰余蚤從御執言

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

杜預曰言陳氏宗族多

服虔曰出也

今居從公

又曰欲從公

杜預曰

服虔曰

蓋其兄弟

三人不見者

蓋時或在

不可入公宮

乘為八乘

叔父為弟

杜預曰

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

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索隱曰徐音

舒其字後人

闕宋本

索隱述贊曰
太公佐周實秉陰謀
既表東海乃居營丘
小白致霸九合諸侯
及溺內寵豐鍾虫流
莊公失德崔杼作仇
陳氏傳政厚貨輕收
悼簡遺禍田闢非傳
派之餘烈一變何由

驚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曰：東郡有廩丘縣。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于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濶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齊太公世家第二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 冊史世家二凡六字 葉數自八至十八凡十一葉

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平公索隱曰：系本及公誤也。又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汶郡有安平縣。又曰：會齊大夫。

齊太公世家考

齊都臨淄在青州禹貢岱山之陰維淄之野

齊世家首序太公之封國中序桓公之伯業及五公子之爭立末序崔氏之亂及田氏之專政委曲周悉

攻殺胡公

篇內殺上之殺皆當作弑

王祭不共

湖本共作具誤

十九年昭公卒

史記
十史表二十年卒

頃公六年晉使郟克於齊

王左傳在七年

車絰於木而止齊當車絰

一本車作軍誤

仲姬戎姬

仲姬戎姬不言取蒙上文也左傳姬作子宋女也

成請老於崔杼

崔邑名杼字衍左傳無杼字

崔杼無歸

湖本缺無字

公子壽駒黔

湖本黔作黔

遂反殺高昭子

六字爲一句分二句讀誤

悼公元年齊伐魯

左傳在二年

本朝在二十

朝公元年齊分魯

六年魯一而分二向齊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公于齊既理

本朝在二十



